

百位农民作家



百部农民作品

合庄的浮世绘中刻画着乡土的精魂
辽西的大平原上高扬起民族的图腾

在母亲田野的葱郁中
任何一株茁壮的庄稼
都是我的亲兄弟



尹守国/著

我不过是
母亲种在火炕上的
一棵玉米或者高粱

动犁



中国社会出版社




动 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动葦/尹守国著.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9. 10

(双百大地印文丛)

ISBN 978 - 7 - 5087 - 2812 - 4

I. 动… II. 尹…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64495 号

书 名: 动 葦

著 者: 尹守国

责任编辑: 孙俊亭 程惠萍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 话: (010)66080300 (010)66083600

(010)66085300 (010)66063678

邮购部: (010)66060275 电 传: (010)66051713

网 址: www.shcbs.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京海印刷厂

开 本: 153mm × 225mm 1/16

印 张: 16.25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1.00 元



百位农民作家
百部农民作品

尹守国

1967年出生于辽宁省建平县黑水镇一棵树村。高中毕业后，种过地、当过代课教师、打过工、做过小生意。现在仍奔走于城市与乡村之间，过着亦农亦商的生活。

1988年开始诗歌创作，2000年出版诗集《风蚀岁月的遗痕》；2002年加入辽宁省作家协会；2006年开始小说创作，有多篇作品被《小说选刊》、《新华文摘》等转载并收入到年度选本，2009年成为辽宁省作协签约作家。

作者简介



王爷爷没去理会，只能是在麦秆之中吧。
 他还是坐在那椅，只顾低着头忙他的余元家。
 王爷爷是金元小学的教师，虽然打心当说在农
 村，却并没干过一天庄稼地。初中毕业后，就进
 学校当了小学教师，没有两年就考进县志局，成
 了金元第一个吃国家粮的。打老屋出生那年，
 他开始当校长，一直干到“德”他干到现在。是
 在^{金元}的街上，他就和其他的农民没啥区别，穿粗
 布衣、喝粗茶。只有他上有人叫他王爷爷，大
 多心情的，他坐在那椅从给人家支了个时，才能
 看见他的身影就他修车。干“德”这四个字，
 真是有从用事形容他的^{逆运}，办了，甚至他的
 人步。
 爷一儿儿子没理他，^她首先是不耐烦了。他说
 ，我只有你们孩子大人帮帮我，都不帮

15 × 20 = 300

作者手迹

镌刻在丰饶大地上的改革履迹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铁凝

由中央文明办、民政部、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广电总局、中国作协等六部门组织的“情系农家，共创文明”系列公益文化活动之一——百部农民作品陆续出版了。这些作品，浸润着农村改革发展的雨雪风霜，散发着神州大地的泥土芬芳，书写了新中国建设成就的无比辉煌，表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令人为之自豪，令人为之骄傲！当前已经推出的作品由小说、散文、诗歌、故事、戏剧、书画等组成，堪称体裁多样。这些不同体裁的作品，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忠实地记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所发生的天翻地覆的伟大变革，是新中国农村沧桑巨变的生动写真，是当代农民鲜活形象的人物图谱。通过这些农民作家的作品，我们不仅看到了60年来我国农村发展的清晰走向，更令人欣喜的是，我们还看到了在物质方面逐渐富裕起来的农民，已经开始了新的精神文化追求。在新中国的创作史上，还很少有过这样全方位展示农村文化建设成果的集群式作品；在新中国的出版史上，也很少有过这样成规模出版的农民作者的系列佳作。因此，仅从这个角度来审视，这些作品集中出版的意义就不容小觑。

这些农民作家艺术家的作品，是当代农民反映新中国农村辉煌历程、扫描农村全面跃进历史、倾诉自己人生体验的作品，视角独特，意义不凡。60年来的新中国成就，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的伟大奇迹；30多年的改革风云，书写了一个民族凤凰涅槃的整体记忆；13亿人口大国横空出世的进步嬗变，其对人类贡献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为过。尤其是它镌刻在丰饶沃土、广袤农村的改革履迹，更让我们叹为观止。今天，

这些农民作品让我们看到了这种巨变的现实——从北国的山村到南国的水乡，从西部的黄土高坡到东部的新兴市镇，新中国的建立使苦难落后的农村换了人间，新一代的农民正英姿勃发地前行在希望的田野上；这些作品还让我们理解了中国现代历史的艰难进程，改革开放的深度内涵。面对这些，农民作家们怎能不将激情诉诸笔墨，用多种文学体裁来言说自己的喜悦，勾画自己的憧憬，抒发自己的感喟，表达自己的诉求！可以高兴地说，这些作品正是他们——历史见证者参与者的农民作家自己的切身感受。

不仅如此，这些农民作家艺术家表现自己独特审美追求，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佳作，风格是质朴的，文本是厚重的。作者特殊的精神站位和农村丰富的文学资源，彰显出农民创作一种独特的审美效应。作品自然流露出的乡土色彩，朴素乡音、独特方言的恰当运用，也是这些作品的一个亮点。

“情系农家，共创文明”活动意义十分重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蓝图非常动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一翼是文化建设，文化建设的主体应该是农民。了解农村、熟悉农民的这些作者，他们所创作的优秀文学作品，农民读者喜闻乐见。因此，只有农民作者队伍壮大了，农村群众的文化活动才可能持久，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才能获得绵绵不绝的文化原动力。而帮助他们提高创作水平，则是专业作家责无旁贷的光荣任务。本次活动中，许多作家和农民作者结成帮扶对子，热心辅导农民作者的创作。这既提升了农民作者的文学水准，又使作家自身获取了鲜活的生活素材，创作的艺术灵感。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真正实现牵手双赢。为了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添一份力量，中国作家协会还将把这项活动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同时，中国社会出版社大力发现、培育、扶持农民作者，出版百部农民作品，为新农村建设送去宝贵的精神食粮，更是一件意义非凡之举。因此，我很高兴地应邀为之作序，更看重这些农民的作品本身即是镌刻在农村丰饶大地上的改革履迹。

序

高海清

如果不是在文学院，而是在别的什么地方相识，我不会把尹守国当成作家的。他给人的印象就像鲁迅所说的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还是枣树。他一面是质朴，另一面还是质朴。他出生于辽西，那里也恰好是我的故乡。那里有青铜般的土地，白银般的山水，还有大片的玉米和高粱。守国就是在那里写他的小说，该种地时种地，该打工时打工，然后还是写小说。他的生活和他的作品，因此都具有一种多层次的、丰富别样的质朴。

对于生长在农村的青年人来说，这片虽有千年文脉，如今却难脱荒旱贫瘠的土地，给予他们的不仅是生活上的艰辛，还有精神层面的困顿。农村的孩子，想改变他们的命运，考学几乎是唯一的出路。守国生长在大山沟里，高考的失意，决定他只能是沿着祖辈踩踏出来的山路前行了。而他与别人不同的是，在行进的路上，他随手种下一棵文学之树，虽然文学至今也没能改变他农民的身份，却使他的生活显示出新的质地和意义，使他的人生丰富和精彩了许多。正像他在一首题目为《瀑布》的诗中所说的那样，自己不过是一条河，在流向下游的时候，出现了差错，便突然壮观起来了。

我有时想，现存的高考制度其类似科举的弊端和严酷性，可能正是对文学存在的补偿和眷顾。假如有一天，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青年人都去从事英国女作家莱辛所轻蔑的经济管理或电子商务之类的工作，那还会有人去认真追求和体验文学精神吗？高等教育遗落的花朵，散播着文学的种子，特别是在广大农村的土地上，飘飘落落，随风生长，构成了一种绿树成荫的守望。这情景即使不值得庆幸，至少也值得感动。

尹守国就是这样令人感动的守望者，乡土中国的守望者。

在从事文学写作的道路上，守国最初选择的表达方式是诗歌。他发表过一些诗作，还出版过诗集。从2006年开始，他却顿悟似的写起了小说。仅仅三年多的时间里，在全国各类文学期刊发表小说50多万字，作品多次被《小说选刊》《新华文摘》等转载并被收录进年度选本中。从他曾经的诗歌到他现在的小说，我们不难看出他生活变迁与精神回返的轨迹。他的诗歌充满了对外面世界的渴望和向往，像放飞的风筝，牵引着他的脚步一路从山里走出来。让他在二十岁时，第一次坐上班车，来到县城，开始了他的打工生涯。几年之后，他又利用在打工时学到的手艺，开始长达十几年之久的个体经营。从乡村走向城市，这是他的诗歌，他的浪漫行吟；而从城市回返乡村，这是他的小说，他的现实寻根。从流浪者到守望者，他几乎是同时完成了自己精神方式与文学方式的转换。这样的经历，我们能从文学史上得到例证，没有诗，就没有小说；没有流浪，就没有守望。

而没有城市，乡村本身也足可以栖居。在人类的历史上，乡村是先有的。大学时，我学会的第一句英文谚语是“人创造了城市，神创造了乡村”，至今念念难忘。但守国对乡村义无反顾的回返，显然并不是这样形而上的，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带着对家乡的热爱和责任回来的。他就像一个出外学医的人，用他在外面所学到的医术，来诊治家乡父老的病情。不过，他所回到的那个叫“合庄”的地方，却是一个他自己创造的乡村。收进这本小说集中的作品，故事都是发生在合庄内外，而作者自身的形象也似融在其间。他奔波于乡村与城市之间，把当前农村散乱的生活提高到文学的层次上，再把文学还原到生活中。他在为我们讲叙着一个个熟悉而又不易捕捉，平淡而又引人入胜，传奇而又细密可信的乡野村民的故事，从而使本属虚构的合庄也日益变得真实和具体起来，并具有了某种福克纳式的创造意义。

守国的小说，整体上很注重生活的原生态样式，在朴素的语言背后，乡野之气扑面而来。这些小说，从内容上大体可分为三类。其一是写民俗风情的，如《花幡》《动葎》《喜丧》《求雨》等，作者把民俗风情与世风民情，也就是农民当下的具体生存融合起来，既体现了传统的道德情愫，又显示出本土化写作的神韵。正如《小说选刊》在转载《动葎》时所评价的那样，这是一批带有别样“中国特色”的小说。其二是反映农民现实状态的，如《垛口》《村民组长王俭的五月》《金子》《种羊》等，这类作品数量明显较多，是从不同角度揭示农民诉求，关注底层生存的写实之作。其三是对人生历史的回忆性叙述，

如《寻根》《有关香瓜的记忆》《哑子人生的几个片断》等，作者在叙述曾经的苦难，而又在苦难中呈现出希望和温暖，读之如散文化的时代纪实。这三类作品，格调有所变化却又大体统一，构成了合庄社会的一幅“清明上河图”，而我更看重的，是守国笔下的这个乡土世界与社会发展“总体性”的关联。

美国批评家 IraShor 在阐述文本分析的方法时，所列举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作品的社会描述，提供了怎样的总体性思考？”总体性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点，从批评角度说，也是评判作品社会价值与思想含量的重要标准和视角。社会发展的总体语境，或者说意识形态（官方的与民间的），总是与作品的思想视野形成着或明晰或象征或同构或扭曲的内在关联。而在守国的小说中，我认为这种关联虽不复杂却是别有意味的。他所讲述的发生在合庄里的故事，大部分都是反映当下农村社会的情感关系、权力关系、城乡差异以及人们在当下农村面临种种变革中的精神变异。而这些关系、差异和变异，所隐含和喻示的共同主题，我认为就是艰难中的和谐或和谐中的艰难。这些小说里有矛盾，但没有真正的冲突（如《动荤》）；有幻灭，但没有根本的决裂（如《金子》）；有迷乱，但没有不归的溃败（如《垛口》）；有扭曲，但没有严重的沦落（如《种羊》）；有反叛，但没有凄绝的惨痛（如《换亲》）。总之，守国笔下的乡土世界，主要还是执著于社会性的向度，表现人与人的关系，而不是人与自然或人与自我的关系。这是一些充满细节的故事，浅浅的人情美，淡淡的人性恶，仿佛一切都是具体问题，通过《刘三娘上山》那样的微调就可得到解决，而生活就在这样的不断解决中不乏诗意和情趣地和谐行进着。这也是一些充满辩证的文本，叙述和结构有时在说着不太相同的东西。如《求雨》，透过村民因旱灾祈雨的土地纠纷，你能看到民俗信仰的坚韧，或许也应该看到村民自治力量的某种生长。《赵国彬的梦》也是这样，一个农民梦见自己的祖宗，并由此改变了他的生活，然而这并非纯属荒诞，在一定意义上，这也意味着民间心史、乡土精神的某种回归，这种回归虽然不尽契合农村变革的主旨，却也并不违背其题中应有之义。

法国人说，世界越是变化，就越是相同。张爱玲引证过。

英国人说，凡是真的，就不是新的；凡是新的，就不是真的。还没有人引证。

尹守国笔下的合庄，就是一个充满了这样的和谐与艰难，问题与解决，变化与相同，新局与旧梦之交响的世界，它是乡土中国的一部

分，有助于我们对乡土中国的理解和认知，并进而有助于我们对社会总体性的理解和认知。

这个叫合庄的地方，位于辽西与河北及内蒙古草原的交界处，方圆大约三华里，白狼河的支流美丽河在村旁流过。人口近500人，均以务农为生，男人有时也会进城打工。人均收入较低，但村民的生活并不缺乏应有的乐趣。自然条件一般，村外是山坡地，村内是河滩地，仅适于耕种比较耐旱的作物。河滩偶见稀疏的针阔混交林带，但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森林居民……本来，我是想把尹守国所虚构的合庄与福克纳所虚构的那个著名县份及杰斐逊小镇作一点比照评述，但写到这里，我发现那样的比照将是迂阔的和没有意义的。这不仅是因为前者在艺术上还有许多缺憾和不足，也因为二者在地理和空间等因素上确实无法相比。

尹守国只是一个普通高中毕业的学生，文学的功底并不是很深厚，到文学院来学习也不过是去年的事。他写小说，与其说是自觉的审美选择，倒不如说是身世认同与生存需要的选择。他首先是被那些来自他家乡的人和事深深触动，然后才心生宏愿，要把他们的生存故事讲述出来，讲述他们，同时也在讲述他自己。因而从他的作品中，我们才能看到真正守望者的姿态，仿佛一位农民，正站在自家的田间，皱着眉头，望着地里并不十分满意的庄稼时的那种姿态。

2009年8月于沈阳

(本序作者系辽宁文学院院长)

目录

花幡 / 1
榆树保卫战 / 7
有关香瓜的记忆 / 16
鬼子来了 / 24
赵国彬的梦 / 31
种羊 / 43
换亲 / 52
赵奎家的柴垛 / 64
寻根 / 75
纽带 / 81
李闻名品酒 / 89
守金守银 / 96
动荤 / 107
垛口 / 115
求雨 / 126
宋瓷大碗 / 137
金子 / 149
曹大牙的杰作 / 159
刘三娘上山 / 169
左邻右舍 / 179
哑子人生的几个片断 / 190
村民组长王俭的五月 / 201
对门的目光 / 215
假药 / 224
喜丧 / 234

花幡

麦子刚刚开始灌浆，跟喜就跟丈夫赵辉商量，说等打完麦子，咱们装几袋给带弟送过去，省得到时候人家提出来就不好看了。赵辉摇着头说，带弟不过就是那么一说，你还当真了。你给她送去，她能要啊，真送去了，她一气之下再让我扛回来，你们姐妹拿我当驴使唤？跟喜沉着脸子，说要不要那是她的事，反正咱们得送，谁叫咱们没儿子来呢？人家儿子给咱爹扛幡儿了，咱就得给人家麦子。

跟喜和带弟是亲姐妹，带弟是妹妹，比跟喜小两岁。王力这辈子就这两个闺女，他老婆生完大闺女后，他就盼着下一个能是儿子。王力认为生闺女不算啥，生儿子才是喜事，所以，他就给大闺女起了跟喜这么个名字。

二闺女又出生了，王力仍旧痴心不改。他给二闺女起名叫带弟，便把希望寄托在第三胎上。可自从生完带弟后，无论王力半夜三更怎么努力，他老婆的那块田地里，再也没有出苗的迹象。眼看着跟喜都二十岁了，王力也没盼来个儿子。他在失望之余，便把庄上的赵辉招进家里，当了养老女婿。

去年三月初五，王力突然发病。早上起来，他说有点肚子痛。跟喜娘说，备不住是着凉了，就给我烫上一壶酒。王力喝过酒，疼痛反而加剧了。跟喜两口子便找车把他送到镇医院，做过一通检查，大夫确定是肝癌晚期。王力在医院治疗半个月后，大夫悄悄地对跟喜说，出院吧，回去准备一下后事。

王力出院的那天晚上，他把跟喜两口子叫到跟前，说他死后唯一的愿望，就是想要一竿花幡儿。

在合庄人的眼里，幡儿是一种象征，就像古代将军身后的旗帜一样。出殡的队伍走在大街上，围观的人们，不去谈论棺材的质地价格，他们认为棺材就像一个人家的房子，只能说明这个人家的贫富程度；他们也不去看花圈的多少，他们认为花圈只能说明这个家和亲友相处

的好坏；甚至没人在意出殡的排场，这里有句老话，叫穷儿不可富葬。他们看的只是幡儿，他们认为只有幡儿才代表这个家的人气。拥有一竿白幡儿，证明死者有儿子。最起码证明死者有女儿，不是绝户；拥有一竿花幡儿，证明死者不是少亡并且儿孙满堂了；如果再有重孙，便有红幡儿了。有红幡儿的丧事，便可以当喜事去办。在一般人的理解中，只要死者拥有红绿相间的花幡儿，就算是功德圆满了。原本是一件很伤悲的事情，在这竿花幡儿的衬托下，似乎壮观起来。

王力没有儿子，白幡儿自然是赵辉扛了。合庄人常说一个女婿半个儿，而赵辉又是王家名正言顺地招来的养老女婿，也就顺理成章地顶儿子使用了。现在王力提出来要花幡儿，这让跟喜两口子显得很为难。问题是跟喜两口子也没儿子，他们生的第一胎是个闺女，计划生育政策又不让再生了。跟喜的闺女小双现在只有十二岁，还没到能招养老女婿的时候。

王力第一次提出花幡儿这个事，跟喜当时就表示不同意。她说，爹，你是不是病糊涂了？这些年我们对你咋样，你心里应该清楚。赵辉虽说是女婿，但别人家的儿子也顶多做到他这个份儿上。我们没儿子，有别人笑话的，哪有你当爹的笑话的？你现在提出这个事来，这不是存心寒碜我们两口子吗？

跟喜说着呜呜地哭起来。王力听着女儿的哭声，竟像听着催眠曲一样，闭起眼睛，安详地睡着了。

跟喜娘看闺女哭得伤心，也跟着哭了起来。她说丫头啊，别怨你爹，要怨你就怨娘吧。是娘不争气，没能给他生个儿子。这个家要是有个儿子，也就不这么为难你了。你爹他一辈子就这一点愿望，娘没能给他实现啊！

跟喜娘俩哭了一个多小时，其间，赵辉一直把头低在裤裆里，不吭声。

跟喜以为爹说过之后，她不同意，这事也就过去了。没想到，出院的第九天下午，爹又提出来了，并且说完之后，就人事不省了。

跟喜赶紧给带弟打电话，说爹的病情严重了，你快点回来吧。带弟家离合庄也就五六里地，十多分钟的工夫，两口子骑着摩托就到了。带弟进屋后，就放声大哭起来。

王力在两个女儿的哭声中，呼吸越来越慢了。跟喜娘还算是有点见识，看到这种情况，就赶紧招呼两个女婿给王力穿衣服，等把寿衣穿利索后，王力就咽气了。自昏迷到咽气，王力一句话也没说。这样，



他提到的花幡儿一事，就算他最后的遗言了。

带弟问姐姐，咱爹最后都说了些啥？跟喜没吱声，扭头走了。带弟又去问娘，娘告诉她，说你爹想一竿花幡儿。带弟听了，也不吱声了。这样，有关花幡儿的事情，就被搁置起来了。

到了晚上，家里的亲亲故故都陆续地赶到，王力入殓后，院里搭起灵棚，由专人守候起来。吃过晚饭，大家坐在一起合计明天出殡时的程序和分工。这时，沉默了一下午的跟喜娘，又一次把花幡儿的事情提到桌面上。她说，老头子临终前就提这么一点要求，就着大伙都在，你们商量商量咋办吧。

娘的话，让跟喜的脸色变得难堪起来。她说，这件事我也合计一下午了，至今也没敢吐口。这不，我娘又提出来了，我们不办吧，好像我们不孝顺似的。我们是养老女婿，这不假。我爸没了，发丧送殡的事，我们义不容辞。但我没儿子，我爹硬是跟我要花幡儿，你们教我咋办？跟喜说完，扫大伙一眼，最后把目光转向带弟。之后，所有人的眼睛也都盯着带弟。在王力的这个家庭中，说到孙子辈上，只有带弟有个儿子，今年十岁。

带弟见大伙都瞅着她，便扭头在人群里寻找她丈夫葛天栋。见他坐在墙角的地凳上，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带弟便明白丈夫的态度了。她转过头来冲着大伙说，我倒是有儿子，按道理讲，我爸提出的这个要求，我能满足他。可我们不是养老女婿，我们没继承老人的家产，现在让我们去扛这个幡儿，有点不大对劲儿吧？再说了，我儿子将来还要扛他爷爷奶奶的幡儿，还要扛我们两口子的幡儿。大伙都知道，咱们这儿有这么个说法，幡儿扛多了，以后自己的日子过不起来。带弟说着便低下头，用手背抹着眼睛。

跟喜听妹妹提及老人家产的事，她有些来气。她说，咱爹哪有啥家产了？我们现在住的这房子，大伙都知道，这是我和赵辉结婚后，我们俩在河北打工挣回来的。现在家里使的用的东西，哪一样不是我们自己置买的。不信你就满院子找找，还有啥是老人留给我的？至于咱爸手中有没有积蓄，这些年我也没问过，我也不知道，你问咱娘吧。要是，就分一份给你。

娘听跟喜这么说，她抬头看着两个闺女，显出愧疚的样子。她说，你爹哪有啥积蓄啊？你爹一辈子当庄稼人，前些年你们都小，地里出产的那点粮食，刚够这个家年吃年用的。打跟喜他们结婚后，我们俩是吃闲粮不管闲事，没有进项。要说一分钱没存下，那是瞎话，你爹

有八百块钱。这还是你们姐俩逢年过节给的，他舍不得花才攒下来的，这点钱一直在我手上。跟喜娘说着就要下地，把这八百块钱找出来，给两个闺女分了。

带弟赶紧上前把娘按住，她说娘，我不是想要你的那几个钱儿。

跟喜听妹妹的话中有话，她问带弟，你想要啥？你照直说吧。姐能做到的，都答应你。

带弟寻思一会，她说，姐，要给，你就把咱爸的那份地给我吧。

跟喜听完带弟的话，她愣住了。她做梦也没想到，妹妹会提出这样的要求来。以前合庄也有过类似的事，家里没有儿子，让侄子扛幡儿，但给的都是几百块钱，要么给几百斤麦子，还没听说过要地的。

跟喜立即做出反应，她说，不行。咱这儿分地的事大伙都知道，三十年不变。这期间，家里添了人口不补，少了人口不减。咱这地刚分十二年，还有十八年呢。你儿子就扛一下幡儿，你就想种我十八年的地，你也忒黑了。

带弟看了姐姐一眼，低下头不再说啥了。

屋里肃静起来，所有人都在那儿你瞅我、我瞅你，最后都把目光锁定在跟喜和带弟这姐妹俩的脸上。大伙心里明白，带弟虽说的不吱声了，但要解决的问题还是没解决，她终究还是没答应她儿子扛幡儿的事。

僵持几分钟后，老舅清了清嗓子说话了。他说，既然你爸临终前提出这么个要求，花幡儿的这个事就不能不办。你爸这一辈子拉扯你们也不容易，你们当儿女的咋也得让他闭上眼。现在你们姐妹俩又因为这件事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依我看，带弟提点条件也没啥不对的，只是过分点。跟喜两口子也是知书达理的人，要不咱们这么着吧，把你爸的地分成三份，跟喜要两份，带弟要一份，地仍由跟喜侍弄着，等到秋天打下粮食来，分一份给带弟，反正是肥水不流外人田，肉烂在锅里。今天正好大伙都在，我们给你们姐妹俩当个证人，从今年开始，直到你爸的那份地抽回去为止。两个外甥闺女和外甥女婿，你们都合计合计。

老舅说完后，带弟从屋里出去了，葛天栋也跟着出去了，两口子去了当院。

跟喜两口子也前后脚地出去了，回到他们住的那间西屋。

等他们都回来后，老舅问带弟商量得怎么样，带弟说她同意。老舅又问跟喜两口子，跟喜说她也同意。老舅说既然你们都同意了，这



事就这么定了。明天让带弟的儿子来扛幡儿，秋后跟喜把麦子给带弟送过去。

跟喜和带弟都朝老舅点了头，两个人的脸色都不太好。

事情就这样过去了，转眼到了秋天。跟喜家刚刚开始割麦子，带弟就领着葛天栋和他的两个弟弟套着马车来了。他们没有去家里，四个人直接奔往麦田。

跟喜和赵辉正在地里低着头割麦，跟喜听到有人叫她。她直起腰，向后捋一把头发，她看见带弟家的马车停在地头上，带弟正站在麦田里用手比画着，像是跟葛天栋他们交代啥呢。

跟喜就放下手中的镰刀走了过去，问妹妹这是干啥，带弟说割麦啊。跟喜说我前两天还跟你姐夫念叨，说等打完了给你把麦子送去，没想到你还是个急性子，等不得。带弟说我的那份不用你们割，也不用你们打，我割完后带着秸秆拉走，我自己回去打。跟喜说你这是信不着我，你怕我少给你粮食吧？带弟说不是，我只想亲手割走属于我的那三分之一。跟喜强忍着眼泪，说那你就割吧，你想割多少就割多少。说完，她扭头跑回到麦田里。

赵辉见跟喜是哭着跑回来的，赵辉问咋的了，跟喜就把带弟来割麦子的事情说了。赵辉听后，他倒是很想得开。他说这样更好，也省得咱们费事了，反正是舍到肚皮外的东西，早给晚给都得给，让她们早拿走早利索。赵辉说完把右手的镰刀交到左手上，张开右手，朝手心吐了两口吐沫，再把镰刀交还到右手上，握了握，弯下身去继续割麦。赵辉一边割麦一边小声地嘀咕，说带弟够你妈不是人的了！

带弟是土生土长的合庄人，她对家里的每一块地都十分地熟悉。她家的哪片地多少亩，总计多少个畦子，每个畦子几分地，他爹的那份占几个畦子，她的那三分之一又占几个畦子，她只用眼睛一瞄，心里就有数了。她告诉葛天栋他们，说咱们就照着四畦子半割，可着北头来，你们三个人割，我打捆，到时候装车方便。

跟喜早就没心情割麦了。她低着头在麦田里来回地游动着。见到赵辉掉在地上的麦穗，她懒得弯腰去拣，而是用脚狠狠地踩到地里。

等到了晌午，跟喜招呼赵辉收工回家。赵辉问跟喜，说晌午咋办，是不是招呼他们回家吃顿饭？跟喜瞪丈夫一眼，说你这人是不是缺心眼，人家摆明着是来寒碜咱们的，你还想请人家回去吃饭，有那东西我还喂狗呢。跟喜说完，回头望一眼正在北头割麦的带弟，她说咱们从南头绕回去吧。